

I230-9C

139229

彩色的花雨

黄裳



574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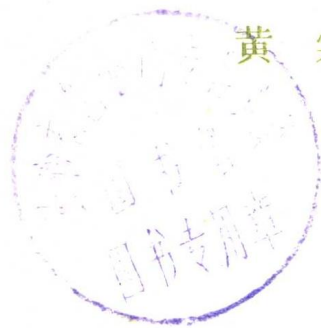
I230-99



0438437

彩色的花雨

黄裳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尧耕
封面设计 范一辛

彩色的花雨

黄裳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后茅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美术印刷厂印刷
1988年6月第1版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开本: 787×986 1/32
印张: 5 1/2 插页: 1 字数: 70000

ISBN 7-5426-0017-6/I·5

定价: 1.60元

序

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艺术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特征。它是整个伟大的中国艺术传统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的戏曲艺术是歌、舞并重的综合舞台艺术。它以唱、做、念、打为主，辅之以“圆场”为代表的舞台调度手法和独特的服装、道具、切末、脸谱、锣鼓、丝竹伴奏等艺术手段，经过近千年戏曲艺人的辛勤创造、积累，从广泛的生活、艺术领域中汲取营养，形成了一种具有非凡表现现实生活能力的惊人的艺术力量，至今仍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不妨以艺术大师齐白石的作品作些比较。齐白石是“大写意”派的代表，他笔下的花草、山水，无不以简练而浑成的笔法写出。但在用写意方法勾勒出的花瓣叶片中间，往往栖息着蜻

蜓、蟋蟀、纺织娘 ……这样细小的昆虫，这是用工笔画出的，笔法之细致，往往使观者可以看到那透明翅翼中间纤细的纹路。无论是粗笔或细笔，画家给观众提供的是同样生动的，洋溢着生之活力的形象，而两者又是统一的。

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舞台上，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同样或类似的情形。戏曲艺术家仿佛是一位非常精明的鉴赏家，他在五光十色、无比丰富的生活中，能发现哪些是重要的就抓住不放，哪些是次要的可以略去。从这样的原则出发所形成的一系列表现方法与手段，与中国传统绘画的“文人画”流派的萌芽、发展、繁荣几乎是同步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值得注意的现象。

中国戏曲舞台上“上下场”、“圆场”的一系列舞台调度方法，是一种非常经济、简洁、聪明的方法。它摆脱了空间与时间的束缚，使演员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人物在马背上奔驰，在道路上蹶行，穿过深宅曲院，进入密室绣房，这些难以在通常话剧舞台上再现的困难课题，在这里几乎都不成为问

题。但是有宣泄、刻画人物内心、展现人物之间尖锐、激烈斗争的机会，就决不放弃，必狮子搏兔的全力，调动一切手段，加以再现。演出所使用的手段，比姊妹艺术丰富。面部的表情、衣衫的转折、抛掷、繁复身段的运用、歌声的变幻、念白的抑扬、……无一不被用来作为揭露人物内心的武器。大胆的省略与精微的刻画在构思细密的节奏中，成为一种高度和谐的统一体。观众得到的是同时呈现的“视听之娱”。一切都在同一时间、地点完成。

艺术家的表演，有时夸张便夸张到极处，细致也细致到极处。导演设计有时竟会使人联想到现代艺术形式——电影的手法。近景、特写的使用是如此的频繁与自如，使观众不能不惊异。中国戏曲表演艺术家所获得的是远远超过一切姊妹艺术的可羡慕的“自由”。但这“自由”又是受着自己的制约的，一步不能脱离生活，也不能离开本身的“程式”。

程式是死的又是活的，程式是艺术家创造、积累起来的，也是在扬弃提炼的过程中固定下来的。发展不会

停止，程式的变化、丰富过程也永远不会停止。

中国古典戏曲表现的多半是历史题材或传说、神话故事，但并不因此而使其艺术魅力有所削弱。这首先是因為，现实主义的生命力是强盛的，创作者借用了古代的衣冠，但处理题材、刻画人物的依据却是当前的现实。今天舞台上保留下来的许多传统戏，在其创作的当时，正是那时的现代剧。因为现实针对性强与艺术上的成功，被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今天戏曲舞台上通行的服饰，正是明代（约当十四至十七世纪）的衣冠，这是因为戏曲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而当时也正是现代剧产生得最多的时期。

中国古典戏曲总是以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出现的。由于演出习惯的变更与观众欣赏的集中，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整出戏中尤为精采的许多段落。人们希望在一次演出的组合中能看到题材、风格、表演各不相同的许多单折戏。这样做更易于满足观众中间不同的要求，并使演出更丰富而精炼，异采纷呈。

作者儿童时代开始走进剧场，常常是睁大了眼睛站在舞台边上欣赏。从不懂到懂，从惊奇到赞叹，从看武戏到听唱工，经历了许多变化。但最初的印象总是不易忘记的。这里写出的一些故事片断，在很大程度上都还保留了那些洗磨不掉、最早但也最能打动幼稚孩子的心的东西。虽幼稚但朴实，天真但恳挚，有爱憎但毫无装点；也许能使初步接触这一伟大奇瑰现实主义艺术的朋友们觉得亲切而不感到是一种唐突。

目 次

序	1
捉放曹	1
长坂坡	8
龙凤呈祥	15
空城计	38
追 信	47
杨排风	54
穆柯寨	60
拾玉镯	65
大 审	70
四 进 士	77
杀 家	87
铁 弓 缘	105
十 三 妹	112
拜 山	119
审 头	126
金 殿	133
奇 双 会	140

惊 梦.....	148
痴 梦.....	154
醉 酒.....	161

捉 放 曹

曹操纵马在官道上跑，一只兔子猛地从马蹄前横穿而过，钻进荒草堆里去了。曹操一紧缰绳，收住马，嘴里骂了声“鬼东西！”停下来歇气。豫北平原冬天的傍晚，满眼黄土坡地上长着野草，几乎没有树木，只远远有一小片疏林，一轮落日挂在林梢，苍白、毫无血色，就像一个浮肿病人的脸盘。曹操在马上四望，看不见一个活物，他嘘了一口气，又望见骑在马上跟上来的陈宫拚命抽着鞭子，却依然跑不快。摇摇的一个蓝色小点向前蠕动着，越来越变得越大。叹了口气，带着这么一位书呆子逃亡，可真是个累赘。曹操脸上两道长侵入鬓的剑眉慢慢拧紧，在眉心结成了一团。覆满风尘的脸没有一点血色，只在颧骨周围漾出两圈微红。微带棱角的双眼，倒依旧烁烁有光，机警、闪烁、坚定、凌厉。

曹操想，等自己手里有了队伍，能放手干一番事业时，陈公台(宫)该是一位出色的军师、幕府人才。他骑不来马，就给他弄一顶轿子，可是眼前两个亡命的光杆，绑在了一起，两人三条腿……

曹操从心里感激陈宫，尊敬陈宫。他在中牟县落了网，三言两语竟自说服了这位县太爷，不但放了他，还跟着一起逃亡。天底下哪里去找这样的好人、义士、傻瓜！他几次压下了扔下他独自逃生的念头，觉得这真是一种羞耻！这时，曹操就大声地向地上吐一口唾沫。

陈宫好容易赶上来了，张着嘴吐气，两手紧紧地拉住缰绳，睁大了眼睛望着曹操。他们并辔而行了。

“前边树林后面，也许是一座庄院。”陈宫说。他们从昨夜离开中牟县，一口气跑了整整一天，陈宫实在拖不下去了，但不敢直截了当地提出停下来歇息，只是望着曹操。

“歇息倒是该歇息了，马也跑不动了，只是不知道庄院里住着什么人，是什么路数……”

陈宫不答。他们依旧缓缓地往前走，两匹马不停地把头伸到路边的草窠里，马饿了。

岔路上露出了一个人影。曹操警觉，在马背上伸长了身躯，看清这不过是一个庄户老汉时，才又安下心来坐稳。不料那老汉停下来看了一会大声喊起来：

“孟德，马上可不是孟德吗？”

曹操吃了一惊，脸上变颜变色，示意陈宫催马快走。

“老汉姓吕，昨天晚上令尊还在庄上留宿了一

宵，今晨匆匆赶路去了，却不料你这时赶来。”

陈宫老大不愿意，在这种时候碰上一个相识的熟人，可不是好事。但扭不过曹操，还是被老汉让进庄去了。

曹操和陈宫在草堂上对坐。

主人真是好客，强按着他们坐了，吩咐家下人准备酒饭，自己抱着一个蓝地白花酒樽到前村去沽酒。陈宫心细，悄声地问曹操这老汉的来路，曹操哈哈笑道：

“不妨事，吕伯奢是我父的八拜之交，两家一直来往不断的。在这里就和自己家里一样。”曹操说着叹了口气，“只是家父逃离家园，不知道投奔何处去了。”

两人不说话。他们都想，吕伯奢上了年纪，走起来慢吞吞的，前村总得有三五里吧。曹操抬头望望天色，一个小僮笑嘻嘻地端了一盏灯进来放在桌上，望着曹操只是笑，笑得他心烦。他用手扶了一下头上蓝色宽边的风帽，两眼侧边的鱼尾纹显得更深了。

厨房里的人喊小僮的名字，他听了扭转身跑去，露出腰里拖着两根长长的粗麻绳，飘飘的。曹操看了不响。

赶了半夜一天的路，最好是有张铺倒头就睡。可是不行，只能坐着，你看我，我看你。

曹操想赶去瞌睡，只好起来踱步，踱到窗口，

看院子里的景致。小小的院子里还养着花，旁边是一大间厨房，通后院，从那里传来猪吃食的哼声，想是厕所，看了半日又回来坐下。

睡意没有了。曹操竖起了耳朵，眼睛看着陈宫。

“听，这是什么？”

“磨刀。”

是磨刀，陈宫说得不错。磨刀干什么？曹操忽然想。问题是简单的，但可以有种种不同回答。在曹操的头脑里一下子忽地触发了一连串疑问，像花筒放到一半出现了海市蜃楼的灯彩似的，一个连着一个。曹操不由得摸了一下解下放在桌上的刀。那个小僮为什么冲着我笑？他屁股后面吊着的麻绳是做什么的？这个老头子为什么不派小僮去沽酒，偏要自己去？难道小僮连酒都打不来么？当然，有些事小孩子说不清楚，但不是打酒这样的小事。

曹操觉得自己的头发都竖起来了，鼻窝两边的纹路翕翕地动。

“你想干什么？”陈宫失声地问，他看见曹操从鞘里抽出了刀。

“我看看去！”

陈宫说不出话，眼睁睁看着他轻手轻脚一阵风似的掩门出去。

过了一会曹操回来时，眼睛都红了，却又嘻

嘻地笑。

“我杀、杀了他们的人。他们家再没有人了，都杀光了。从厨房杀到后院、上房，见一个杀一个，杀到猪圈，才看见他们已经用麻绳把猪绑在架子上……”曹操嘻嘻地笑，好像连陈宫也不认识了。

陈宫一句话也说不出。陈宫两天前才认识曹操，立即为他的亢爽的风度、豪迈的言语打动了。这是一位少年英雄，有非凡的抱负和胆略，这才决心把自己后半世的命运交付给他，弃了官一起亡命。他不知道曹操是个宁愿错到底也不回头的人。

曹操好像换了一个人，陈宫想。在中牟县大堂上称自己为“府君”，路上当他是朋友，目前就像奴仆似的呼来喝去了。曹操显得越发镇静了，声音低而坚定，他不管陈宫的抗议，只命令说，“收拾收拾，把马拉出来，到厨房里拉些稻草放在院子四角，找火种来……”

当他们跨上马背，离开庄院时，火势已经沸沸扬扬地了，西北风大，顷刻一片通红。

他们在前面路口又遇上了该死的沽酒回来的吕伯奢。还未等他清醒过来，曹操只一刀，他就倒在路旁。

“还是让他一起去了痛快！”曹操向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的陈宫平静地说，“他回去看了他的



家，会发疯，会到亭长那里去报告的，这条老狗！”曹操清了一下嗓子，“老子还有大事业要干，不能心软误了大事，错就错到底！账要等将来一总算。懂吗？”说罢，曹操在马屁股上甩了一鞭，向前驰去了。

他们来到了一家旅店。

曹操没事人似的吩咐店家给马上足草料，要了五斤酒、两盆肉，就大吃起来。陈宫只在一边

看。曹操没有话，他知道陈宫想说些什么，觉得都没有回答的必要，因为一切都早对他解释清楚了。吃完了肉，酒还剩下一半。曹操解下腰刀，脱上衣卷成一卷，枕着，立即倒在炕上睡着了。

第二天天亮，麻雀在窗前檐下吵成了一片。曹操醒来，睁开眼睛望着房顶的梁架，出了半日神。他侧过头去看土炕里侧，看桌边，眼睛在屋里四下搜寻，什么都不见。一个鲤鱼打挺，曹操翻下炕来。曹操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信，用刀压着，刀是从他的衣服卷里抽出来的。

曹操打开信，慢慢地读了，脸上漾出了恶意的笑。“没用的东西！”曹操喊，被自己的声音吓了一跳。